

# 峨城山散记

□陈自川



峨城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早上不见晚上见，梦里不见诗中见，这些遇见和看见却是肌肤表面，零碎而无章。于是，很多年前，心中产生一种遗憾，总想着有一天可以理性而全面地认识这座母亲山。因为不太相信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，想要在历史和文字中找到呈现。宣汉县志办冉主任、开江县志办何老师，他们热情而周到地接待，才有机会一层层拨开迷雾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冬日下雪的年份屈指可数，即便下雪，峨城山脸上抹了一层，到第二天无影无踪。太阳出来峨城山黛绿如春，峨城雪霁只有想象，还是一个黑脸汉子。一梁之隔的宣汉天生镇，更是没有从山脚下走到山顶，也没有看到过峨城烟树。好想从陈家沟出发，穿越整个峨城山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，好几次走到峨城山顶，就再不想往山那边行走。冥想终究没有用，终于有时间走一走看一看，让内心得到安宁。

东乡传说樊吟的谋士峨城2200年前驻军于此，留恋此山，不舍其景，更觉此地与世隔绝，便没回到关中，后人便将此山以其名命之。新宁传说峨城战于此殒命而命名。孰是孰非，好像没有人纠结过。“峨城山峙新宁东乡之间，蜿蜒横亘，高出群峰，百里外望之，蔚然而森秀。”清朝新宁知县实容逵写过一首《峨城山》：“岷岷冠三川，烟岚出万壑。舞阳兵驻处，魑魅魂消落。”这首诗收集在《宣汉县志·民国版》。290年前，豫人擢新宁七品，当然明白山阳与山阴的差别，山阴有景峨城烟树，山阳有景峨城雪霁。同是知县的周绍奎在130年后写下《峨城雪霁》：“巍巍西峙玉芙蓉，霁色遥分雪万重。十丈红尘飞不到，寒云高破一声钟。”想当年，不说樊舞阳，只说三百年前，峨城山大雪后，莽莽雪岭，芙蓉入云，寒冬旭日金辉，若练若黛，实在是一绝景。隋唐以后为官者多为科举仕子，多少有些诗情画意，其情其境，岂有不作诗之理？无独有偶，新宁县与东乡县将峨城雪霁与峨城烟树分别列本邑八景之一。如今你若登临山巅，定能看到阴刻“峨城胜境”大字的石头，以此看来，这四字是对两邑美景之总揽。

山上有庙，名曰樊侯庙。上山之路三道，宣汉一条，开江两条。两道山门还在，巨石筑就，绿萝缠附，从残存的门枢洞，难以想象山门的厚重。登临绝顶，南俯开江全貌，北瞰天生重镇，百八十里江山，骑马一天一夜走不完。二十年前，我写古风一首《峨城山》：“满眼雪花梦中飘，汉时铁蹄白莲教。摘星可与仙人语，凌顶小山我长笑。”现在，山顶之上只有断墙残垣破碎，荒草埋没了昔日光辉。更有传说，最后一个守庙人鉴于樊侯庙

破损，便四处化缘筹款，积聚两坛银子一坛金子，藏于山中某处，用火纸画下地图交于何姓老人，并要老人指天盟誓：若据金银私有，断子绝孙。待老人辞世之际，拿出地图，已然看不清笔迹，终不知其所在。

从陈家沟过山有一条驿道，南来北往，山林中还有很多残存石梯，长满青苔。翻开历史，那是战争的血与火，孙子兵法的实践。从有记载的2200年前到近代，峨城山似乎天生一雄关，兵家必争。刘邦为向巴蜀发展，派樊吟领军驻扎峨城山。此后，至清朝乾隆，似乎断代。1796年，白莲教与清军曾战于此，后为五省提督的罗思举带领乡勇助战，白莲教才战败逃遁。国内革命战争年代，李先念、许世友带领红四方面军来攻打开江县县，在宝塔坝大战七天七夜。开江平坦，土地丰饶，物产丰富，占领开江粮草就有保障。要达到此目的，必须先据峨城山。想来，在历史上，蜀人、巴人在此也有故事，更不要说从汉朝至明朝这一千多年时间。当年，朱德、吴佩孚来到开江，不是先到金山寺焚香问佛，而是先到峨城山品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时光流转到二十一世纪，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，再到强起来，峨城山成了天然氧吧，人们到此一游，享受天地之灵气。宣汉县建有峨城山森林公园，有将军顶、望君台、听瀑洞、竹林居等景点。行走楠竹林深处，仍然有东乡知县孙毓《峨城山道中》“策骑穿云去，林端雾气漫。舞空风搅叶，聒耳水奔滩。”的感觉。只不过，孙知县没有我们当今科技的体验，开辆小车，一个电话，四面八方朋友聚集。还可直播、喝酒、咏诗。如果在竹林居生活三五月，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。出来之后，再到七里峡，这里是三峡的缩小版，新宁河涛声隆隆，耸日峰静谧悠悠，林深不见天，险、奇、秀也。

陈家沟和何家沟以姓为名，三百年来，瓜瓞绵绵，各逾千人。两村沿山而下，峨城山水养育子子孙孙。从锁口庙往上行，筑有竹制山门，上书峨城山。从此抬头仰望，峨城山高天上流云，向万世万代展示其巍巍神韵。开车可直抵半山腰，把车停在林间，徒步上顶。林线以下，庄稼地变成了果林，人们不再固定在地里，在家乡变成了打工者，以至于很多人搬到回龙镇居住，骑着摩托车回去种地。

陈家沟上半部茶树漫山，茶花从冬月开到三月，与红梅有得一比。冬日晴好，游人骤至，观景台人满为患，陈家沟欢声笑语。粉色、大红色、深红色、黄色、白色的茶花，不在意是否有人来，也不问白天黑夜，只是茶花清香雅韵，若有似

无，没有几人能知味。到三月初，茶花还有残韵，陈家沟下半部桃花、菜花成了天地的主角，如火如荼，铺天盖地，来了的不想走，住的不想离开，只是奢望了在外游子，他们在朋友圈不断地点赞家乡。花儿们似乎在为他们叹息：你们为异乡添砖加瓦，怎不回来振兴乡村，家乡产业兴旺，需要你们这些贤人。

观景台对面是陈氏祠堂，三百年前的光景在十二辈子孙后依然如初，门是门槛是梁是梁，只是不明白先人是捆着押来的，还是自愿迁徙于此？这一支陈姓人生根发芽，陈姓族长就在祠堂里发号施令，管理族内事务，期有族人登高科擢显仕。陈氏祠堂的荣耀就在那一柱一槛上，那些木头还是那么倔强，不接受腐朽与破坏，无言地展示着风雨三百年。我仿佛听到不孝者被惩治的尖叫哀嚎，仿佛看到丰收过后庆贺的隆重热烈，仿佛闻到峨城老酒飘村过岭的浓香。

祠堂背后秦仙沟就是爷爷解放前的田产，二十亩薄田瘦土，勉强能维持一家人填饱肚子，小峨城山下还有两百亩林地。有竹林就可以造火纸，农历五月十五过后，上山割笋子，划破成两开，成捆扔塘里，铺一层笋子，撒一层石灰，注满水浸泡。十月份放水，石灰水横流，鱼蟹无处生，次年春水后，河里方充满生机。竹笋烂成堆，锤打碓窝里，倒进大缸中，搅水出竹筋，竹帘舀成型，积成半人高，木板压其上，再套木滚筒，拗棒往下压，方得湿澄纸。接下来就是扯纸，一张张地扯，再晾干。这种晾干不是宣纸那种干法，用刷子用火墙上两刷子刷下去，一张一张地干。造纸成了峨城山周遭居民们的一大副业，民国27年腊月，爷爷到七里卖了火纸，晚上回来刚走到肖家院子，遇到一群土匪抢了肖家出来，后来土匪诬告爷爷作案，将爷爷枪毙在回龙场河坝，1951年才得以昭雪。

峨城山是天然宝库，生长着万物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，农民可以开垦荒地，俗话叫做堆儿土，种出红苕、玉米、土豆、饭豆、小麦等就是自己的。有劳力的下午干完农活，进山砍树或竹子，趁着夜色静悄悄地跑出陈家沟，到普安、新宁等地卖钱，回来天还没有亮。会做竹椅的，藤缠竹椅挑到达县去卖，十五元一对，卖上几对椅子就可以管一家半年的油盐酱醋。那时有民谣：有女嫁到峨城山，一年四季不吃饭。娘家来人不空走，大包小背装得满。陈家沟素来大方，待人朴实真诚，但青黄不接之时，一些家庭只有水煮干红苕片或土豆片，比吃糠粑粑好一点，油星子都没有，只是放了盐，这是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读小学永远忘不掉的记忆。不过，竹笋炖竹鸡，那时是奢侈，现在也是奢侈。

峨城山产煤，挖了几十年，把峨城山掏空了，水位下降，陈家沟何家沟到夏天天旱时，河里断流。1980年，陈家沟大队煤矿赚了钱给每个队买台黑白电视机，全川有名。十年前，那些煤矿都关停并转，家乡从此安静下来。小时候，父亲常说：有儿莫学挖挖匠，全身锅底黑一样；有儿莫学打石匠，成天当喊冤一样。教育我们长大了要走出峨城山，不要一辈子与犁耙为伴。现在，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到陈家沟，想在陈家沟住下来，可是，没有农村户口，修不了房种不了地，看着族人，只有羡慕的份儿。

峨城山应该笑了，退耕还林过后，再加上外出务工者逐渐增多，人们对峨城山没有以前那么多的索取，峨城山自然生长，倒有些像三百年前的模样，山清水秀。峨城山还是峨城山，没法还原历史，更无法凭空想象，如杨升庵写的《临江仙》那样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